



泰 戈 尔 评 传

刘 文 哲 译
何 文 安

AN INTRODUCTION TO
RABINDRANATH TAGORE

by Vishwanath S Narayane

First published 1977 by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

本书根据上述版本译出

泰戈尔评传

刘文哲 何文安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3 字数157千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300

书号: 10114·172

定价: 1.02元

目 录

译者前言

原著序言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普通人	(14)
第三章	哲学家	(39)
第四章	诗 人	(88)
第五章	戏剧家	(148)
第六章	小说家	(173)
第七章	艺术家	(199)
第八章	教 师	(225)

第一章 绪 论

文明的潜在力量有时是通过奇才的出现不期而然地显现出来的。在印度的历史长河中，这一点已经多次得到验证。在人心浮动、衰败不堪的乱世，伟人每每脱颖而出，以其领袖之力，睿智之才，将新鲜血液注入印度的血脉。阿育王^①和阿克巴尔^②，佛陀与尚卡罗查里亚^③他们都出现在历史上的艰难时期，并将印度社会的生活与文化潮流导入了新的方向。

二十世纪初期，印度的确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政治上遭受压迫，经济上受到剥削，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陷入了贫穷、愚昧之中。他们忘记了自己光荣的历史，对未来也似乎

①亦译“阿忽迦”、“阿输迦”，意译“无忧王”、“天爱喜见王”。印度摩揭陀国创始人旃陀罗笈多之孙。相传杀兄修斯摩后即位，征服羯陵伽国，除半岛南端外，统一了全印度。

②（1542—1605）印度历史上莫卧儿帝国最出色的君主，文治武功都曾盛极一时。

③亦称尚卡罗（788？—822）。印度著名神学家，创立印度教史上极为有名极有影响的吠檀多不二论。尚卡罗力图证明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的教义是一个自在的整体，认为最高实在是梵或者说是自我，世界由梵产生并完全依存于梵，因而称世界为“空幻”。

完全丧失了信心。诚然，在罗摩·摩罕·罗伊^①、斯里·罗摩克里希纳^②和斯瓦米·维韦卡南达^③等人的经历和著作中，已经可以感觉到一种新意识的萌动，但这些人的影响仅仅为有限的几个社会阶层所体验，由他们掀起的几股潮流当时便枯竭了。呆滞似乎已降临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接下来，为唤醒这个沉睡的巨人，甘地与泰戈尔出现了。在这一代人中，印度产生了甘地和泰戈尔这两位闻名于世的伟人，又一次显示了她的内在活力。

甘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号召下，千百万人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乍看起来，人们对泰戈尔的影响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但这种影响同样是无可否认的。圣雄与歌手，实干家甘地与艺术大师泰戈尔之间固有的差别，一些有眼光的印度当代史学家早就不予计较。而今，泰戈尔在人们记忆中已不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其重要地位日益得到公认。甘地本人就是最早认识到泰戈尔的影响远

①（1772—1835）印度教改革家，生于孟加拉一个笃信宗教的贵族地主家庭。早年曾在巴特拿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接触伊斯兰教义和希腊古典哲学。曾游历波斯、阿拉伯、缅甸、中国等国，后定居于加尔各答，从事宗教改革，1828年建立梵社。

②（1836—1886）印度教改革家。他在印度教基础上提出“人类宗教”的主张，以此来实现“普遍的爱”和“美好的生活”。

③（1863—1902）即辨喜，原名挪伦特拉那特·达德。印度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印度教改革家，1883年毕业于印度加尔各答学院。一度醉心于欧洲哲学，并参加梵社，后献身于印度宗教和社会改革。他被称为“新吠檀多派”的首倡者。其社会思想要求建立民族工业，改善群众生活，提高妇女权利，发扬民族文化，驱除社会暴君，打破宗教对立和种性藩篱，使印度各种力量在“印度精神”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远超出其创作范围的人之一。圣雄盛赞这位诗人为“伟大的哨兵”，是印度荣誉的守护人。任何对泰戈尔的全部贡献加以评价的尝试，都必须包括对他的哲学世界观、宗教思想和教育观点的研究，而不能单单着眼于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在诗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泰戈尔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位神秘的哲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林中茅庵，用诗歌为神编织美丽的花环。西方为诗人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印度人又毫无保留地接了过来。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力量和在多方面活动中表现出的物力论^①没有受到重视。泰戈尔对当时的每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重要问题差不多都作过论述，这在孟加拉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绝非遁世者，对现实问题他总是深思熟虑，并且毫不迟疑地发表一些不大可能使自己受到广泛欢迎的见解。他的一些思想在他提出来的时候没有为人们认真接受，后来却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几点预见

的确，对国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都曾有过崭新的重要见解。一个时期，民族主义情绪席卷全国，他看到了民族主义的消极面，便写了一篇评论，要人们警惕沙文主义和偏见的危险。他是重新发现印度同远东及东南亚国家古已有之的联系的第一人，他第一个指出印度必须将目光从欧洲转向世界的其他地区。在信函、回忆录里，他描绘了他对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访问，

^①以力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宇宙的一种理论，又称“力本论”。

这些访问就是为了提醒人们理解亚洲文化的统一性。诗人这些旅行在文化方面的深远意义当时没有为人们所理解。相反，有人却以苛责的言辞，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奢侈”，认为这无非是一位富有的诗人纵情其中以排遣自己的厌倦罢了。

甚至在经济学问题上，泰戈尔也有预见性地提出了许多日后对民族运动至关重要的想法。他第一个在自己家族的庄园里进行合作经营的试验。他的《论合作运动》一文或许可算是根据印度国情来验证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最早尝试。他也是强调家庭手工业和传统手工艺能够在印度经济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第一人。在教育方面，他的观点则更是意义深远，并富有独创性。早在蒙台梭利夫人^①的大名传到印度以前，泰戈尔就独立地，系统地提出了与她的设想一样的教育计划。应当再次强调，圣雄·甘地是最早领会泰戈尔的教育观点和他请求保护家庭手工业的呼吁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人之一。事实上，甘地曾派了许多弟子去尚迪尼克坦研究诗人的教育试验^②。

泰戈尔还预见到了新近才出现的重视印度整个文化传统中的民间作品的动向。他的兴趣并未局限于萨阿吉亚教派^③

①意大利著名教育家，全名玛丽娅·蒙台梭利。首创用于学前儿童教育的蒙台梭利教育法，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自由活动发展儿童的创造力，训练孩子以增强其接受能力，通过运动和游戏培养儿童大脑、四肢的协调。

②尚迪尼克坦在离加尔各答九十英里的波尔浦。泰戈尔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晚年时只身来到这块荒原，为此地取名“尚迪尼克坦”，意为“和平之乡”。后来，诗人泰戈尔为对抗英国统治者的奴化教育在这里创办了印度国际大学的前身——尚迪尼克坦学校。1931年，尚迪尼克坦学校改名为印度国际大学。

③疑指印度锡克教派Sahaj dari，该教派特别崇奉锡克教始祖拉纳克的教导。

和包勒教派^①所追求的目标。他潜心研究过民间流传的谚语、成语、传说、寓言,以及礼仪、社会习俗。今天,人人都在谈论古典的艺术和诗歌。然而,当泰戈尔将民间小调与古典曲调相结合,创作出新的曲调时,纯粹派艺术家们却持怀疑态度,并常常加以冷嘲热讽。泰戈尔对民间文化的价值极为关注,他倡导了一场旨在将印度的音乐、绘画和诗歌研究引上新路的运动。

传统精神与现代性

本节列举的一些例证表明,泰戈尔的观点不落窠臼,具有现代性。对于社会实践,对于除开延续了若干世纪而外别无约束力的宗教信仰,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批评家。他那超尘脱俗的思想比当时许多领袖人物都更为激进和坚定。他彻底地、无条件地谴责种姓制度,并不因对种姓的渊源作过哲学方面的论证而语气有所缓和。他拒绝接受“西方唯物论与印度唯灵论对立”这一过分简单化的公式。他把科学当作“欧洲献给人类的珍贵礼品”来加以欢迎,同那班将整个西方文明都看成是不道德的、肤浅的人断然分手。

同时,泰戈尔热爱印度的传统文化。这种爱,并不是那种狂热的爱国主义或者浪漫的怀乡病的产物。这种爱,基于他对印度文化遗产中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成份的渊博学识和透彻了解。我们从他对印度历史的见解中看到,他慧眼独具地抓住了本质的东西。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一篇题为《印度历

^①参见本书第七章《艺术家》《罗宾德拉纳特与民间音乐》一节。

史之趋势》的文章中，他试图解释两条指导原则——多样性下的统一性和变化之中的延续性——这两条原则在漫长岁月中决定了印度命运的进程^①。泰戈尔深知印度传统具有的长处：同化精神；对通往同一目标的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的宽容精神；对多个之后的一个，对乱而后治的预见力，和对一切基本的价值——真、美、善、爱、自由、安定——终有会聚之时的信念。他还发现了印度文化传统中哲学、宗教、美学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是前人未曾做到的。

他对从传统文化继承下来的消极东西感到灰心，有时则感到愤怒。他用毫不含糊的言辞直抒心中的悲哀与不快。在印度一再将社会引入无所作为的泥潭而为世人所不齿的苦行主义；不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的地位，只沉醉于抽象地思考实在的真谛的倾向；安于现状，印度人就是以此来为一些显然站不住脚的陈规陋习进行大言不惭的辩解；因为“满足乃美德之首”而对争取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程度的安适表现出的无动于衷——所有这些弱点都必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公正的批判。对这一任务，泰戈尔没有袖手旁观。他在给罗摩·摩罕·罗易的颂词中写道：

有一段时间，罗摩·摩罕·罗易立足于人类的共同要求，试图将印度与世界其他部分合为一体。他的见解并未因陈规陋习的存在而黯然失色……罗摩·摩罕在时、空这两个方面延伸了印度意识。他看到，无坚不

^①引自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推的时间现在也没有停下来，它擎着胜利的旗帜奔向未来，所有的人都只能行进在这面旗帜之下。(1933)

赞颂这位杰出的先驱的这些话，同样可以用来认识罗宾德拉纳特本人的贡献。

近年来，人们围绕着“与现代性相对的传统精神”进行了不少的研讨，似乎它们代表着印度必取其一的两种选择。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我们究竟应当成为现代派还是传统派。罗宾德拉纳特多次指出，一个真正的现代派不仅不会背离传统，而是要创造性地、合理地重新解释传统。反过来说，真正热爱印度传统文化的表现应当是敞开襟怀、兼收并蓄，而不是害怕变革。只要运用得当，传统文化能够使人们在不离根基，或者说在不与过去割裂关系的情况下步入未来。机械地接受传统文化，它就会成为压在一个民族背上的包袱。罗宾德拉纳特在他的论文、小说和戏剧里以万钧之力表现了这一真理。

创 作 成 就

在前几节，我们已经看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作为一位严肃的思想家，研究文化遗产的学者和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的顾问所起的作用。然而，他给人们的印象主要是艺术家。他的思想和感情在诗、歌、画当中得到了优雅而自然的抒发。在他的才智与艺术技巧之间有一种美妙的和谐——集歌手与哲人于一身。泰戈尔本人时刻不忘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职责，他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他的艺术。他拿出来的珍品是为婆

罗室伐底^①准备的。

泰戈尔的创作成果，即便单纯从卷帙来衡量也是惊人的。查遍现代历史年鉴也找不出第二个创造力如此超常的人物。他十岁出头就开始写一些严肃的诗，他的最后一首诗写于八十一岁高龄，一星期后他便去世了。他写了上千首诗歌，还写了一千二百多首歌词，并且为其中的大多数谱上了曲，三十八部戏剧——悲剧，喜剧，谐剧，寓言剧，舞剧，独脚戏——构成了他对戏剧文学的贡献。他导演了自己创作的许多剧，并在一些剧里扮演过角色，担任过舞蹈音乐的指挥。泰戈尔写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和近二百篇短篇小说。在他郑重其事地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绘画时，他已经六十七岁，在他活跃的一生中的最后十二年，他创作了二千七百多张画。他所致力种种艺术中，诗歌和音乐是他最倾心的。在孟加拉的一些穷乡僻壤，农民们、船夫们交口传唱他的诗和歌曲。十三世纪，阿米尔·库斯洛在音乐与诗歌两个方面都赢得了同样的声誉。从那时起，印度还没有产生过一位象泰戈尔那样，在为这两大艺术领域增辉添彩时作出如此伟大贡献的天才。如同歌德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德国文学一样，泰戈尔堪称印度文学上的泰斗。整整一代作家带有他的特征。

当然，他的作品也并非统统都是上乘之作。一位作家如此多产，而且经历了这样漫长的时间，水平不免有所起伏。他的诗歌和音乐作品有相当多的重复，一部分戏剧情节平淡，主

^①婆罗门教、印度教司文艺的女神，即辩才女天。

题思想模糊。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中的某些人物令人难以置信。罗宾德拉纳特本人也清楚自己的作品有待删繁去冗。在他后期的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中，他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请读者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这个倔老头，我说的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小说的主人公说道，“简直就没有个完。跟华兹华斯^①一样，他好象存心无休止地唠叨下去。这么舞文弄墨，他要是不自个儿打住，咱可就不恭维他了……他的诗好的好、差的差，怪难弄的，跟他写的字一样，象月亮，或者说象他笔下的玫瑰花啦，女人脸蛋啦什么的溜圆。”尽管有关他本人的这些评论是在小说中以一段谐语来介绍的，但却表明泰戈尔敢于自我批判，这种勇气是不少伟人所缺少的。

由于他的警惕，加上他严肃制止那些对他颂扬起来全无分寸的人，他才摆脱了成为一尊“偶像”的厄运，几乎没有什么泰戈尔迷或者说“泰戈尔信徒”在他身边造出一种完美无缺的灵气。一些和他同时代的人在这方面可就没那么走运了：他们成了宗派崇拜的对象。笔者并不是说泰戈尔从未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而只是说他的崇拜者没有结成朋党，形成一个崇拜者阵营。人们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有关他的书或者文章，这些文章、著作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罗宾德拉纳特一生从未产生过判断错误，或者说他总是比所有的人（包括圣雄甘地在内）都要高明几分。然而，总的说来，“崇拜泰戈尔的人”没有这类偏激的作法。

①（1770—1850）英国诗人。

泰戈尔与批评

罗宾德拉纳特的名望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他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他在后半生受到过分的赞扬，从而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著作连同他的私生活，在他年近花甲之前都是一些受到猛烈抨击的目标。的确，伟人中很少有人成为这样的牺牲品，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批评。他因为家道殷实而受到指责，因为寻求旅游的乐趣，甚至因洒香水、穿漂亮衣服、修胡子受到攻击。当著名的歌曲《印度命运之神》——现今印度的国歌——写成的时候，谣言四起，说歌中的“印度命运的决定者”指的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当孟加拉总督在尚迪尼克坦受到款待时，罗宾德拉纳特却以有意识地游离于民族运动之外而遭到非议。他无所畏惧地抒发一些独到的见解，被斥为“目中无人”。他拒绝追随别人的流行一时的思想给说成是“自私”。在任何重大问题上，他如果保持沉默，就会被人说成是“怯懦”；直言不讳呢，却又成了“传教士”。

当然，他开不是无可指摘的，或者说他就没有犯过错误。与圣雄甘地不同，罗宾德拉纳特对批评很敏感，有时还要愤怒地反驳。他常犯一些重大的判断错误。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他曾对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大加赞扬。他受到这位独裁者特意为他安排的、有背景的接待。的确，一旦明白了事情真相，罗宾德拉纳特总是迫不及待地修正自己的错误。但他任人吹捧以致发表了一些轻率的声明，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另一件事这里不妨一提，他在这件事上的举止没有为他带来

多大的光彩。一九二〇年，诗人在美国旅游期间曾有过多次不愉快的经历。一天，在纽约诗歌协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忽然大发牢骚。虽说他自有感到受了冷遇的理由，但这样的感情爆发实在有失体统。他也有行为与见解、意识相去甚远的情况。譬如，尽管他曾再三表述过种种进步观点，他在将两个女儿——玛休雷娜塔和瑞娜卡嫁出去的时候，却显得异常急迫，当时她俩一个十四岁，一个年仅十二岁。当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时，他显得很苦恼。诗人在依照自己的眼光对那些看不到他的文学作品的价值的人进行评判时，也并非总是公允平和的。比方说，有人会提到他那些措词激烈的怨言，说在西方给予他荣誉之前他在印度没有得到任何承认。事实上，至少在他荣获诺贝尔奖之前两年，他在孟加拉即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广泛欢迎。至于印度的其他地方，因为他的著作当时几乎没有一部译成英文或印度的其他语种，也就没有理由去指望非孟加拉知识分子会认识到他的作品中的地位。

“完 人”

话说回来，这些孤立的例证，同他整个的人、整个的品格放到一起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仅仅表明罗宾德拉纳特不免也有错误。在这一点上，不妨引用一下他写的一个寓言：一个人为了杜绝错误便把自己的心灵之门关上了。等候在外边的真理见此情况，说道：“我现在又怎么进来呢？”罗宾德拉纳特不是一位未来的佛陀。他常说，只有会跑的人才会有摔跤的经历。

在泰戈尔的著作里，“purna”一词经常出现，这个词在指人的经历时，意思是“完全”，而不是“圆熟”^①。看看泰戈尔对这个词的使用是很有意思的。在谈到极端功利主义泛滥的危害时，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狭义地强调效益使我们由这位完美的人转向了那位仅仅是有用的人。”他在另一个场合说道：“绝不可为了社会的一分子，哪怕是为一位艺术家或者有道德的人，而牺牲完美的人。”纵观他的生涯、作品和为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堪称这样的典范。罗宾德拉纳特是一个非常协调的人。人性的每一个方面在他的行为、他的艺术中都有充分的表述。《奥义书》^②中高尚的理想主义，佛陀的慈悲与智慧，西方思想中的理论性，毗湿奴^③教义中的慈爱，耶稣的人道主义，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神秘主义大诗人的深沉……这一切在罗宾德拉纳特的世界观和处世之道中都占有各自的地位。炽热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妨碍他将世界看作一个“全人类的小巢”。他懂得生活简朴、严于律己的价值，但拒绝放弃世间的欢乐。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始终葆有好奇心、求知欲，他热爱生活，对大自然充满深厚感情。他精神饱满，向

①在《奥义书》中，这个词既指“完全”又指“圆熟”，但却 是就无限实在而言，不包括有限。

②梵文Upanisad 的意译。原意为“近坐”，引申为“师生对坐所传的 秘密教义”；亦称“吠檀多”，意即“吠陀的终结”。中心内容是“梵我同一”和“轮回解脱”。

③印度三大教派之一。十二世纪中叶形成。由罗摩奴阇创建，崇信最高神毗湿奴。毗湿奴的配偶吉祥天女和毗湿奴的各种化身。认为通过默念神名和坐禅可以获得解脱。实行苦行、素食等禁欲主义生活。教徒额上划“U”为标志。

往遥远的事物。但这一切无损于他那基本上恬静平和的气质。他毫不偏颇，也无夸张矫饰。他的艺术，他的一生向我们表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能出类拔萃。

将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作为一位思想家、艺术家，和一个普通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融为一体，我们几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位完人。”

第二章 普通人

一位古代印度女诗人的两行脍炙人口的波斯文诗句这样写道：

象花瓣渗透了鲜花的芳香，

诗歌洋溢着我心底的激情。

这样的佳句也十分可能出现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笔下。有不少伟大的作家，他们个人的生活与他们的创作活动没有紧密的联系。他们只是超然地看待自己的艺术成果而毫无激情。罗宾德拉纳特不属于这一类人。他自发地、全神贯注地进行工作，对工作充满了兴趣。如果我们不能对作为普通人的泰戈尔有所了解，那就谈不上对作为思想家、诗人、教师和艺术家的泰戈尔有所认识并作出评价。他对我们倾囊相赠，而不是锱铢必较。

在这一章里，我将向读者介绍泰戈尔一生中的几个主要阶段。我将尽量照顾年代顺序，但我们必须记住，单纯把经历